

视野

三水蕨韵

□ 文猛

三水村因三条河沟得名——黄岭沟、老河沟、长年沟，三条水脉常年流淌，从未辜负村庄，于是有了这个名字，记住三水滋养的一辈辈子孙。如今留在村里的人不多，但无论走得多远、多风光，三水都是共同的生命之源。

在历史的长河中，万州区新乡镇三水村并没有显赫的名气，就是一个长江边的普通村庄。最近三四十年，特别是最近二十年，三水村一下名声大振，大家都觉得三水应该叫四水——因为一种植物。

它的名字叫荷叶铁线蕨。

民间曾称它为“荷叶金钱草”，因叶片似荷、形如钱币，虽与普通金钱草不同，却因某些药用功效被重视。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武汉中医药大学所在万州武陵镇设收购站，一船船将它运往武汉。1978年3月，植物学家林尤兴在长江边太白岩首次发现其踪迹，后在万州、石柱、涪陵等地零星寻到踪迹，命名为“荷叶铁线蕨”。人们这才惊觉，这种在蕨类族谱里扎根亿年的“活化石”，仅存于三峡地区，且在万州山林中已濒危，成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极危(CR)物种，外号“植物大熊猫”。

巴蜀走笔

周子古镇位于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去之前，我从未听说过它的名字。

我对古镇有种天然的向往。去年，我特意腾出几天时间，精心策划了一场古镇之旅，却始终找不回期待中的感觉，只得提前返程。

返程还有300多公里，途经蓬安县城时，我决定住上一晚。清晨退房时，服务员热情地问：“是去古镇玩吗？”“这儿也有古镇？”我有些诧异。“对呀，步行几分钟就到，特别幽静。”

“幽静”二字瞬间触动了我。穿过喧闹的菜市场，一道朴素的牌坊跃入眼帘，周遭忽然静了下来。

原来这才是真正“养在深闺”的古镇！怪不得我此前闻所未闻。正暗自揣度，一缕熟悉的香气忽然钻进鼻腔。眼前一栋青瓦木窗的老房子，女主人正踩着缝纫机“喀喀”做活；一位大爷端着粗瓷碗坐在门檐上，正吃得香甜。仔细一嗅，碗里飘出的，竟是我童年记忆里最馋人的油漆炒饭香。

好熟悉的画面。我不禁怔住了，立即打开手机查询，才知晓：古镇兴于唐宋年间，原名舟口，取嘉陵江上往来舟船皆停泊于此之意，为纪念《爱莲说》著者周敦颐在此讲学，后改名为周子。被誉为嘉陵江上最后的码头古镇。是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的故里，也是唐朝画圣吴道子作画的地方。古建筑群多达3000余座，保存有完好的万寿宫、濂溪祠、画江楼、武圣宫等古建筑遗址。

三水村成了它最后的家园。

我是在三峡珍稀植物园大棚里见到荷叶铁线蕨的——荷叶铁线蕨长得矮小，高度在5厘米至20厘米之间，根茎直立，犹如铁丝一样纤细，却俏丽地挺立着。叶子簇拥而生，呈椭圆肾形，边缘装饰着圆钝的齿牙，背面则点缀着稀疏的棕色长软毛，如同铜钱般大小，有点像袖珍版的“荷叶”。

植物园荷叶铁线蕨有7个试验大棚，每一个大棚承担着不同的试验，有关于环境的，有关于土壤的，有关于繁殖的……

大棚外面墙壁上和植物园道路两边石壁上都挂着一排排种植着荷叶铁线蕨的“挂袋”，由很粗的无纺布做成，就像从前收发室的那些信件袋。我觉得那是写给自然的“信”。

这些“信”的源头在三水村。2015年6月1日，植物园的廖炳带着成定宽、周伟、马冲住进三水村，在山林里守了三个月，只为读懂它的生长密码。9月1日开学日，他们从山岩移栽下500株——后来证实，9月正是分株栽培最佳时节。2020年，万州林业科研团队用5年破解土壤、光照、养分密码，将500株繁育至5万株，到了让荷叶铁线蕨回归山野的时候！

名为周子的古镇

□ 周成芳

完好的古建筑，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不就是我心中古镇的模样吗？心跳蓦地快了几分。

古镇以上河街、下河街、盐店街(又称红军街)、顺河街四条古街为主。古街的房屋沿着千米长、五米宽的石梯两侧布局，两旁的建筑有着典型的四川民居风格：青瓦朱门、白墙石阶。建筑首尾相连，错落有致。它一面临江，三面环山，像青龙一样蜿蜒而上。红军街上，“中国共产党万岁”“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等石刻标语依然清晰。那些斑驳的字迹，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厚重与往昔的热血。

我特意放慢了脚步，踩在古老的石板上，抚摸被岁月磨平的窗棂。转角处，四合院大门“吱嘎”响起，阿婆探出头来，门前酣睡的小黄狗伸了伸懒腰，温顺地蜷在她的腿下。屋檐下，精致的木雕在红灯笼映照下泛着暖光。一棵老黄葛树下，倚着间白墙青瓦的“八”字小铺。几只麻雀在梁间蹦跳，褪色的门楣上“商店”二字已有些模糊。货架上摆着各色小吃，守店的中年男人坐在藤椅上闭目养神，柜台上的红漆早已剥落，唯有晨光洒在上面留下点点光斑。拍下这张照片分享到朋友圈，有文友留言：八年前来过周子，小商店还是当年的模样。

漫步在古镇里，仿佛走进了一条深邃的时光隧道。想象着千年前的街道上车水马龙、商贾云集的场景。这里曾是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也是富商大贾的谈笑风生之所。老铺子有香味传来，刚出炉的红糖锅盔油亮金黄，咬一口，

外脆里糯。再来一袋小麻花，咬在嘴里，甜在心里。

我吟着《爱莲说》往濂溪祠走去。祠边爱莲池里，青莲正亭亭玉立。“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恍惚间，竟真听见了周敦颐讲学的声音，琅琅书声穿透千年光阴。

“周子，周子”，我轻念着这个与我同姓的古镇，忽然就生出了几分亲近。

而丝飘落，沾湿了我的发梢，也打湿了古镇的石梯与街巷。能在这样的地方邂逅一场雨，该是多么幸运的事！我撑起伞，踩着光滑的青石板拍下一张照片，发在朋友圈时取名《雨巷》，又在备注里写：回家。

古镇的码头历经千年风雨，依然保存完好。岸边停着几艘渔船，几位洗衣的女子笑声清亮；石墙上，《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凤求凰》的浮雕栩栩如生。驻足聆听，仿佛能听见“凤兮凤兮归故乡”的千古绝唱在江风里回荡。登上临江而立的画江楼，自然想起画圣吴道子。传说他曾在此绘就《锦绣嘉陵三百里图》，那笔墨丹青，终成中国绘画史上的传奇。

在这个误打误撞闯入的古镇里，我逗留了大半天。古镇的一砖一瓦都住进了我心里。精心策划的古镇行，到底是在这里画上了圆满的句点。

离开周子古镇一年多了，可我却总觉得，自己从未真正离开。

大地上的回声

□ 黄海子

(一)

远去的枪炮声，以及
被灼烧着瞳孔，不敢睡去的
在黑暗岁月深处的深重灾难
还有，正在没着历史鲜血生长的安宁啊
在不断地传出回声

(二)

十四年的抗战
枪炮把高大的天空
轰毁得衣衫褴褛
地上流淌的血，浓稠
凝住了所有的声音、动作
甚至连风，都惊恐地呆在原地
看到处的硝烟，定格在悲惨的大地

唯有罪恶的刺刀
在肆无忌惮地砍人头
穿刺人心、将襁褓里的婴儿
高高挑起
鲜血汨汨——
血板结而成的田垄
再孕不出半粒养人的粮食

(三)

雪落下
——雪是巨大的白布
包裹罪恶的尸体
也收拢圣洁的灵魂

它覆盖冻僵的草鞋
覆盖子弹射凹的胸膛
草鞋上站着嶙峋的风骨
胸膛把雷声捂在最低的坑道

一双双刨冻土的手，
从漆黑底层掘出带火星的籽——
用热血和不屈磨亮的牙，嚼碎坚硬的壳
种下破狱的种

(四)

当冻土被种子破裂
风雨5000年耸立着的树干
倔强地不断抽出新枝，刺向高天
那些埋入大地的姓名
正藉着我们的脊骨
站立成不会弯曲的坚碑
在大地上，兀自传出经久的回声

绿韵

□ 殷艳妮

翠绿的手机壳、黄绿的上衣、深绿的雨伞、墨绿的水杯、橄榄绿的花瓶……不知何时，我身边添置的绿色用品越来越多，目之所及，青葱盎然。这蓬勃的颜色，仿佛是一夜间冒出来的，又像是潜伏已久，于某个契机便破土而出。

少年时，我是不大爱绿色的。那时偏爱红黄二色，明艳、热烈，能照见青春的血气。绿色不过是陪衬，是背景，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如今想来，那时的自己太幼稚了，看不见绿色的好处。

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草绿。那是一种初春的绿，怯生生的，刚从土里钻出来，带着几分稚气。某个乍暖还寒的早晨，看见地上浮起一层淡淡的绿意。我蹲下身细看，才辨出是些新发的草芽，纤细得几乎透明。这绿极浅，若有若无，像是画家用笔尖蘸了水，轻轻在纸上抹过。草绿的妙处，正在于它的不张扬，柔弱里藏着坚韧。这绿，让人想起初入社会时的模样，也是这般小心翼翼，却又顽强地生长着。

及至春深，草绿便渐渐转为翠绿。这是比草绿更活泼的色彩，跳跃在枝头，闪烁在阳光里。四五月间，新叶初成，那绿越来越浓。清晨阳光透过叶片，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那影子也是绿的，晃动着，仿佛有生命一般。翠绿最是养眼，看久了，连心里也生出几分清凉。工作间隙，站起身来往外看，黄葛树的叶子层层叠叠，葳蕤茂盛，看久了，眼睛的酸涩也消散了。

盛夏来临，绿色便愈发深沉，转为墨绿。墨绿是厚重的，是历经风雨后的沉淀。墨绿不似翠绿那般招摇，它沉默地存在着，自有其威严。好些年前，我老家门前种了两棵柏树，笔直的针叶，终年苍翠，但到了夏日，那绿便浓得几乎发黑，深邃而庄严。那种绿色，容易令我想起父亲，想起他沉默的背影，想起他不善言辞的爱。人到中年，渐渐懂了这种沉默的力量，也渐渐爱上了这种不事张扬的绿。

深秋时节，绿色开始消退，但在消退前，它还要上演最后一场绚烂。那是一种深绿，夹杂着黄与褐，那是老叶子最后的坚持，像是要把所有的生命力在凋零前尽情释放。深绿有种悲壮的美，明知寒冬将至，却依然挺立。有些坚持，不为结果，这种绿，最是触动人心。

冬日里，绿色并不会绝迹。下雪的话，常青树的绿会在雪中显得格外醒目，这时的绿，能驱散霜寒。雪白与墨绿相映，美得惊心动魄。

绿色是平和的，不疾不徐，恰到好处。它不会灼伤你的眼睛，也不会冷落你的心。看久了绿色，连呼吸都变得轻松。绿色是包容的，它能与任何颜色和谐共处。绿色也是坚韧的。它能在石缝中生长，能在冰雪中存活，能经风雨而不改其色。

绿色教会我慢下来。不再急着赶路，而是学会欣赏沿途的风景；不再苛求完美，而是懂得接受生活的瑕疵；不再执着于得失，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刻。

曹惠娣《微风拂过》：
于日常细微处关照生活的诗意

作者简介

曹惠娣，1996年生于河南洛阳，2018年本科、2021年硕士均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现为西安美术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博士、硕士生从庞茂琨教授。现为重庆市美术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油画学会会员、重庆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美术学院外聘教师、国家民族画院特聘画家(研究员)、李可染画院院聘画家。作品《微风拂过》入选“双城记·筑梦偕行——第二届川渝美术作品展”并获优秀奖。

创作背景

自然与生活始终是曹惠娣艺术创作深耕的土壤。在她的创作体系里，平凡日常并非单调的重复，而是蕴含着无尽灵感的沃土。《微风拂过》的诞生，便始于一段对生活诗意的敏锐捕捉。

2024年春日，阳光倾洒在阳台肆意绽放的月季花上，窗外树叶在光影交织中闪烁微光，城市与植物共生的美好瞬间击中了曹惠娣。她支起相机，与丈夫、小狗共同入镜，将这份藏于日常的、美好的画面定格。当暑期来临，这份源自生活的感动驱动她以照片为蓝本，开启艺术创作之旅，将日常照片升华为更具美学深度的绘画作品。

作品赏析

饱满丰富的画面中，人物与宠物的分布顺着动线从左上角延伸至右下角，对角线构图为曹惠娣串联画面的隐形线索。“作品整体风格虽然写实，却并非创作的全部。”曹惠娣介绍，“光线的形状、黄裙上的条纹、地毯上的菱形图案等抽象线条穿插其间，为写实基底注入抽象元素。”

顺着画面对角线构图，一块镜子映照着重性的侧影，这一构思不仅丰富了画面空间层次，曹惠娣更想借“对镜”传递出自我审视之意，“在都市生活的喧嚣奔忙中，希望提醒人们能于忙碌里留存审视内心的间隙。”黄、绿、粉、白等主色块让画面呈现温暖明快的观感，阳光、鲜花、小狗、树叶等象征希望美好的符号，共同营造出一种幸福日常的温馨。但仔细看画面中男性手持修剪花枝的剪刀，这一设计也是曹惠娣的有意安排，“我想以锋利剪刀这一极具张力的符号，袒露亲密关系中难以规避的矛盾，使作品穿透温馨表象，直抵真实生活，引起人们关于生活中冲突与包容的深度思考。”



微风拂过

曹惠娣

创作过程

在《微风拂过》的创作中，曹惠娣选择了“局部推动”的艺术逻辑，耗时1个多月，从右下角小狗起笔，逐次过渡到女性、男性，以及最后阳台的绿景。曹惠娣表示，这种创作方式的优点在于用细腻笔触承载了生活温度。小狗的毛发纹理、女性裙摆的褶皱层次、男性衣料的质感、绿植的光影变化，每个元素都在她的创作中缓慢生长。待局部细节趋于完善后，她再以全局视角进行调整，让各元素在视

觉节奏与艺术表意上达成和谐，最终使画面既保留微观的细腻触动，又呈现完整的宏观表达。

曹惠娣坦言，“局部推动”虽能细致刻画细节，但为了让画面整体更和谐，后期需要反复调整各元素的呼应关系。尽管这幅作品始于对日常诗意的捕捉，但她更希望观者在欣赏时，能感受到她以艺术观照生活、用作品传递思考的创作初心。

(记者 程卓)